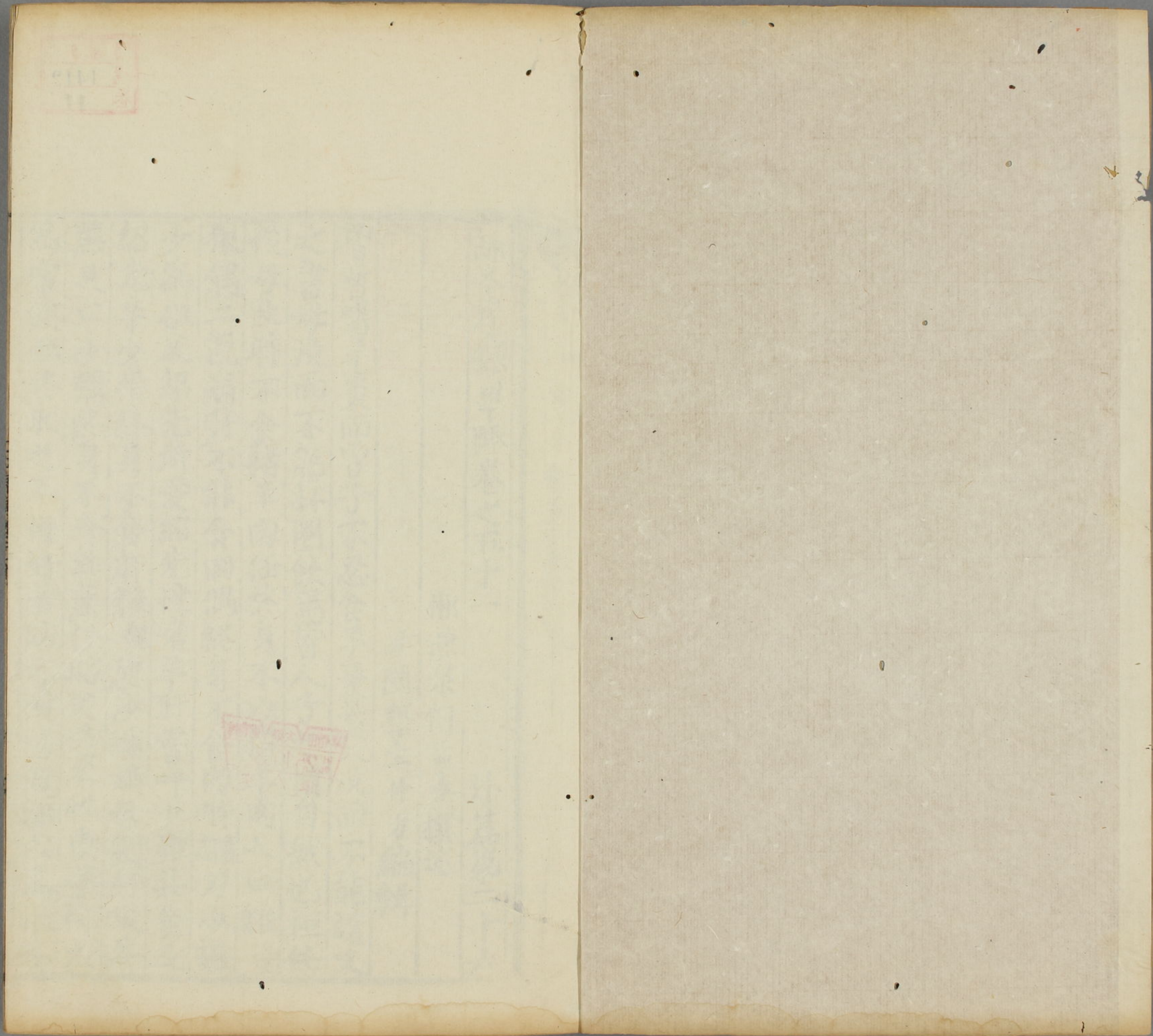


45
1412
11





1412
卷 11

蘇氏片錄 畢陝卷之五十一

外篇第二十六

柳愚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蓋父沒而不能讀父
 之書母沒而不能杯圈飲焉皆人子之情自然也桓任
 後母生時不食猪肉任終身不以猪肉入口後漢
 狼偶二親病時不能食因偶終身不食肉魏刀少雍
 少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
 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後魏庾沙彌嫡母劉好蝦其
 燕及亡沙彌終身不食其燕任昉父遙本性重禿柳以
 為常餌臨終求之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終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103
購入

身不嘗楨柳齋石五度因病殺所養白狗以供湯用臨
死言湯不救病恨殺此狗其弟法慶終身不食狗肉
記徐孝克所生母患病欲糲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
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糲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糲
米陳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亡明年芋時對之
嗚咽如此終身哺衣昂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樂何
求兄弟感家禍無復仕宦而黜至於絕婚對朱百年家
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是不衣綿帛誅劉豎幼為
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
許年豎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歎泣流涕譚陶子對母
嗜尊母沒後常以供奠及後一冬營尊不得痛恨慟哭

投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思復彈各造新弄此大魏
孫紹兄世元善彈琴早卒紹後聞琴聲便涕泗嗚咽捨
之而去齊劉孝綽善草隸
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

○尸子云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史記蒯徹讀樂毅
傳輒流涕漢書揚雄悲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讀其文
未嘗不流涕晉王褒傳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中系記孟元方
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載顏歡事亦然
顏歡由是受學著廢蓼莪篇不復誦焉梁書武帝每
論孝子傳不終軸而悲慟北齊趙郡王子獻四歲喪父
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獻又揚歌其舅子問
歌讀詩至渭陽未耶歌便號泣舅子亦對之歎歎情感

所至不能自已如此前輩有言讀諸葛武侯出師表而不隨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隨淚者其人必不孝讀師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隨淚者其人必不友嗚呼蓋信乎其然也

○王克論衡謂書傳稱曾子出薪客至曾子毋益臂曾子臂痛馳歸此虛也毋臂痛曾子臂亦痛毋死亦死乎春按孝子傳樂正者曾參門人來候參參稼薪在野毋嚙右指旋頃參歸地問毋何忘毋曰無參曰負薪右臂痛墮地何謂無毋曰向者客來無所候嚙指呼汝耳其事如此克亦何用辯之親之體本非二氣孝子之心念念在親疾痛疴癢豈容無感人子第恐不能如參之

久而始甦遂長斷葷味薛之食毋未免喪而死天生終生關供養遇鮭不忍食江一身蔬食善許元起相道衡而草制及元起為中書舍路及趙父必死於難隨方眉目類父權張觀之殆絕張張張父病醫治不效為食復食毋乃病至鷄鳴則必終時安二膳不悉以諸肺終身不食元倫梓車以父

生毋遭艱菜食天生亦菜不食魚肉江必毋亡後以一家貧苦供養多闕因終心內史時官中有磐石嘗踞毋見此石不嘗不流涕書嬰襁中及長問其母知已地後終身不復臨鏡聞母嗜河豚及蟹母終不後不忍聞鷄聲趙美應父蓋毋生感值邪謂邪鬼神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

避而一不學或問天下用石象
日山行奈何徐曰此吾私
之休然信吾心不思吾親不
君命敢從私乎此意有習安
笑世所謂溫也以此名在出亦
無之矣其間約妻無涕泣之
是謂溫也溫也之心曰孝積之
大過也無亦有類於李賀父

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
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
忍不足其上耳他日若有
謂樂平正不飲酒不務歡
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華
時曰若非君也則不至於
心也然時人不能不謂其
名晉肅不舉進士者歟

至孝耳據則謂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
曰思爾鬻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此事雖未必然
而孝子之心蓋實有自省者克何用深辯之後漢書蔡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
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
指以悟汝耳此則曾子事也何足疑乎世說鄭子產聘
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勿忽心體不調憶汝耳
宋書余齊仁為邑書吏謂仁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
截必有異故已乃其父在家病亡信至梁書鄱陽王恢
鎮蜀所生母費太妃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
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瘳肩隨

父宿直廷尉左手中指痛不得寢及曉家報其母暴亡
齊書南陽宗元卿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
痛大病則大痛以此為常又庾黔婁從壽陵令時父易
在道邁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視父病
幾不濟梁書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
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孝
緒之母豈不真有識哉劉璠隨蕭暉在淮南母建康邁
疾璠弗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母病即
號泣歸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北史裴納之從平原
公至并州其母留鄴得心痛納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
驚焉痛乃請急而還後周書齊王憲母太妃舊患屢經發

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
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唐書裴敬彝在長安時忽
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
日心痛手足皆廢得無戚乎急歸果聞父喪張志寬為
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故志寬曰母嘗有所
苦忘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今怒以為
妖妄遣人馳驗如言乃異之充之不信曾子之事猶是
令矣朝野僉載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
十指入俄而徧身母遂安宋史司馬池將試殿廷心動
不能寐自恐其母有疾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
友友告以疾遂號慟而歸唐伯虎父濬瀘南伯虎夢得

父書亟歸字既覺心動急走瀘南父已病甚劉穩嘗旅
榕城一日心忽如失流汗遍體疾奔抵家母病已亟元
史賈魯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
顛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吳臨川集張之賢為
利津縣吏以事至濟南忽心悸亟馳而旋父病已三日
古今書傳此類甚多未由悉舉夫蜀山洛鍾應無或爽
在於孝子理且感覺誠孝所寄天地鬼神且為之動而
况血氣寔面為我生者乎或問子身疾苦父母富有覺
否父母鮮不愛其子者事當更多於子不足為訓故書
傳弗及後魏朱循之守滑臺安頡圍之其母在家乳汁
忽出母哭告家人曰我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忽如此兒

必沒矣報至其日循之為頡擒此亦其一事也昔周有
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
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
蓋其母也秦人論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
一體而為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
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忠相及痛疾相救憂思
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志
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嗚呼得其理矣後魏封
卓喜劉氏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
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
至遂憤嘆而死

時人比之
秦嘉妻
然則人合之情誠愛所至亦

未有不通知劉氏者也

○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
季孫之賜也顧曾元舉杖而易之及席未終而死黔敖
爲食於路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
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
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吳季札去徐道逢
男子五月披裘采薪於道傍有遺金季子顧曰取彼金
采薪者曰五月披裘而來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顧而去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賈將入死之其僕曰君之無道也
而夫子死之邢蒯賈不聽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能
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繩自刎於車上

童子之知禮也餓者之節也采薪者之廉也僕夫之勇
於義也夫先王之教未遠以故然乎其名實不可得
而知也惜哉今之士夫於此有一焉則可以垂芳名矣
今以童子之見加人人鮮有不怒者餓者誰不怒之采
薪爲御僕固士夫之所耻也而所行不然方且刻畫焉
標榜焉以自矜銜於世豈下又可嘆哉

○魏陳元方東郡黃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
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晉庾亮所乘馬的顯
殷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移於人
乎此齊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顯者問故亮每
答爲宅中水洿下泄雨即流入牀下宅終不售梁明山

實因家困乏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者曰此牛經
患漏蹄瘵瘵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者遽追取
錢宋司馬光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
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遂蕭蕭家奴始仕
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
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此事在士夫非所難為而
史傳家已載之如此呂南公作不欺述南城有三人曰
陳策者嘗買驢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
野廬使自斃其子與捐驢計因經過官人受馬即磨破
驢背以銜實之既售矣策聞自適及告以不堪官人疑
其愛也策請試以鞍充充終日不得被始謝還馬曰危

整者買鮑魚鮑鮑軒軒陰厚整魚人去鮑請曰公買止
若干斤已為公密停入之願界我酒整大驚連魚人數
里及之酬以值又飲鮑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
人為曰曾叔卿者貧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
人從之併售者叔卿已納價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
欲效公前謀爾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炊菑是故
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是三人蓋市
井間人之所難為者其可稱矣吾嘗讀六其求無愧市
井間人可也

○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
令妻還南齊劉璉兄璉夜隔壁呼璉其語不答方下牀

着衣立然後應響問其父進曰向來帶未竟唐王凝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靈臺中見光靈也其標如此無所不用其敬矣後漢梁鴻少孤詣大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熟釜炊滿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范丹嘗使兒糶麥得五斛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糶遂誓不取晉王東嘗自刈麥諸生有密爲哀刈麥者東遂棄之於是莫敢徃佐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處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注其執如此清可知矣後漢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遇物如此豈復有可以取事乎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

其生意唯食老菜而已衣敝虱多以綿絮致之宋高頤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以禮其用意如此仁不可勝用也

○觀人之法多矣彼才識之士必有才識者能識之人之才識豈能匿於處事間乎於其一而知其餘即其細而占其鉅而人之能否決矣才非德比德難知而才不才易見也孫臏教田忌與諸公子逐射其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田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齊王由是知臏可將問兵法焉項梁避讐吳中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知其能遂舉大事部署

蒙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
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
樊伯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伯吳
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伯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
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
徑果斬平之戴淵少時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
旅陸機還洛淵使人劫機機見其岸上指麾雖處鄙事
而神姿鋒穎呼與語而薦之淵卒為晉名士桓溫將伐
蜀衆疑未易可制而劉惔以為必克惔言溫於捕博其
不必得則不為也殷浩既廢溫謂人曰少時與淵源共
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郗超聞謝安

石梁其從子女鎮禦北方稱其必能濟事或問之超曰
吾嘗與玄共在桓宣武府見其使才雖復展問亦得其
任所以知之人之才識能否其不易見矣乎雖然亦惟
有才識者能預知之耳其末王言自與此弟集合子孫任
僧云一博其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結日僧過後
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度林嶺時為鳳凰弘稱其長
云者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云詹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而
求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祭也雖其父母之
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
離憂其志樂退之此言特欲解其父母之悲哀而安死

者於地下耳非正論也世有遠親養而遠遊不幸有吳
起之事者借此言以自解真不為萬世之罪人乎春故
曰退之此言非正論也退之他日答陳生書謂君子事
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為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
親之羞者惑也夫陳生之不得不足為親羞則歐陽生
之所得不足為親榮也可知矣為人子者盍觀於斯

公送謝叔才守力無祿位為親榮而
指示其私我之榮意蓋有見於此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
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司馬文正公語晁補之
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陳并巨中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

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
中畫之言行必書之劉甲生平嘗謂無他長惟足
履實地書所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其有聞於清獻文
正之言而自厲者歟金楊伯雄嘗侍海
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
問冥官何以免罪
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
不可書者是不可
為也海陵為之改容此善於托諷矣
此許謙有自省編
畫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
不為也寧文公諒
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
此一冊識其首曰
書有所為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
取為天地鬼神實
聞斯言其檢訪之嚴如此此人豈得
後有大過哉

○宋史陳宓信道甚篤嘗為朱墨銘謂朱當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朱墨銘當時石人無稱焉後世亦遂無傳之者朱子語錄趙叔平平王用工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間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則倒虛器中之豆觀其黑白以驗其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又久之則紅豆亦無便是心純乎一或曰惡無此理曰前輩有一種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則不消如此心煩自然當卜便復于善矣又告張仁叟曰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用工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又曰前輩有欲

澄治思慮者於生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白豆最後雖白豆亦無之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曰大抵人須先要趨向若是趨向正時雖有病痛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氣稟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時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子弟子豈能純善然終是白地多也人須先找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噫能找轉自己趨向心無不正此念之發庶幾其常善而無惡矣乎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魯子家兒不識闢化使然也
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為乎泥
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公之怒豈非其亦文字沾丐之
力耶程明道家僅齋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
而假之易稱得僮僕貞此同德化之所致也柳公綽仲
郢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嘗出一婢婢至韓金吾
家未成券間主翁於廳事上賞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
馮儉議價婢於隙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
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耶
君豈忍更事賣縮牙郎也柳之家法清高不為塵垢卑
賤而婢化之如此即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宋

人記一事云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
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
包子厨中繆葱絲者也此事昔人特記以資笑譁耳春
合柳家婢事觀之不能無感家國天下一也蔡京之賤
壞天下何怪哉柳蔡俱宰相其美惡相去天淵不其婢
人亦自不同如此其內之為子弟外之為門生故吏如
之何其復有同者耶繆彤掩戶自縊之言信有志者之
所當省也

○小說載唐樞僕射仲賢鎮西川日嘗怒一婢出之鬻
于大校蓋巨源宅一日蓋歸街呼鷲綠者親於東內手
揣厚薄酬酢可否柳婢窺見失聲而仆因是送還文儉

或詰其病故婢曰某曾為柳家婢安能事實綯牙郎乎
夫崑山餘璣王性猶在彼市驅暴貴未忘鄙事故不如
清門僕婢猶動知禮則也唐昭宗時伶人有石濼者工
琵琶為令狐相國所賞亂後入蜀諸大官家皆客待之
一日酒間奏技會都頭非別音者譚譚語笑殊不傾聽
深撲檀而詬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
而不我聽何其苦哉嗟夫鐘期骨朽伯牙絃絕世耳難
入久矣喪亂之餘冠履倒置所向不幸其獨一伶人耶
婢子伶人至微極賤人之所弗齒也然事非其主猶切
耻之時無知己不能無恨為士君子者宜何如春於此
有感焉噫嘻吁
餘冬序錄卷五十一

餘冬序錄補如卷之五十二

外篇第二十七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華生仲方編輯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
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紫翠如滴
橫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為夷乎江河之流溝
渠泡沫潢潦汙濁以益其委勻而計之臭腐垢泥汗敗
便惡溢溢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十里外頃間淫天浴日
上下同激圓光蔽味方景凝璧水其一以大為繁乎嗚
呼美以遠著繁以大致弗崇弗益則心弗能至矣君子
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果實之有虫者方其花時遇風塵
虫生焉穀粟之有秕者其花時遇風
胎故糝成焉蝕菓有穀有自然而人
至成人其始不甚異而終大異焉得
呼人之不以外物泊厥性者少矣而
聖人與人無異性也人苟無泊無喪
○觀水者必觀其淵觀室者必觀其
是故觀人者觀諸物於水乎觀不成
不在所勉在所忽是故觀我生者于
○農之爲田也其始也懇治之播種
溉之然後其田愈腴而愈大有成利
之繼以媯芸之澤
之獲焉今某之懇

治播種亦勞矣某之媯芸灌溉又勤矣腴之大之而收
秋獲之功不在某乎後之人享有成利者宜思其由來
哉

○左傳初莫智於龍龍智虫也淮南子任馬不觸木雖
聾虫而不自陷又曰馬聾虫也宋孝宗問王奕海龍字
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
龍聾虫可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臣智不如
老馬請從先馬而先之因隨其後果得道然則謂馬智
虫可也嗟夫世間好惡愛憎之口又可以定名實耶
○華元聞城者之誣而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
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夫事貴不全收之

於此不知保之於彼之無失也子路聽孔子之教而應之曰南山有竹不揉而直斬而射之貫乎犀革子曰括而羽之鋏而砥礪之其入不亦堅乎夫美不惡多倚之於彼不如盡之於此之益善也

○論衡辯儒者說麟爲聖王來此言妄也章帝之時麒麟五十一至章帝豈聖人也此韓子獲麟解所謂雖謂之不祥也亦宜

○晉王濟有馬癖濟有所乘馬甚愛之其叔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戒養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方知之乎路無以別也於是常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郵馬如常

濟益歎異冉歸退之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嘶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其真無馬耶其亦不知馬邪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嚼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褭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

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
所采者日不過數斗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
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
好逞易窮驚銳之材也高宗稱善於夫人猶是已是在
識而用之者何如爾

○廣南諸山多大蛇蛇有曰鱗者常在樹上伺鹿獸鹿
過其下便低頭繞之鹿死乃含水濡之度濕滑併頭角
而吞之既飽不復能動至數日腹消乃自絞于樹鹿角
骨悉歸皮出瘡痛復不能動養瘡月餘乃愈蛇方飽既
瘡痛時土民尋得以大竹箴刺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
為珍味山海經并南中郡志皆載此事博物志亦然春

頃問諸廣州人言其詳如此不誣也蛇養瘡時所得肉
肥美勝始食鹿時所得者蛇非此不動時人固不得而
殺之也夫蛇不安窟穴而依林木歲材得幾鹿飽于鹿
幾時而瘡痛隨之養瘡以得腴幾時而死隨之豈非世
人之大戒哉肉食之物蛇非常品而土民於此乎嗜春
聞食蛇之人亦徃徃有遇毒而斃者蓋戒之哉

○奴飼彘而使肥而肥不為彘福也虱食彘而使瘦而
瘦非彘之患也為彘計者何德於奴何怨於虱

○梁四公記高昌國遣使貢刺蜜帝命杰黯公迓之謂
其使曰刺蜜是鹽城所生非南平城者使者不能諱帝
問杰公對曰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鹽

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以是知其偽也夫蜂之釀蜜其美惡蓋繫其所採也君子之所以自釀者內之爲德行外之爲事業有不繫於其所採者乎是故君子方其未仕不讀非聖之書不交無益之友其立乎人之朝也務尊王賤霸崇正黜邪進賢而退不肖

○程伊川養魚記云書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小者如箸支頤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汚池魚於是時其有是困邪推是魚孰不可見邪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

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歐陽永叔養魚記云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未嘗植物因汚以爲池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具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騫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二先生所記皆有深論伊川有慨然欲復古聖人之政生遂萬類之

心而歐陽不免區區大小之爭伊川志在天下民物而歐陽至較量人已其所存優劣固不同也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茸茶本苦而能甘是有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於逸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苦而茸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厲言苦而茸也婦子嘻嘻終文茸而酸也他日論建茶曰中庸之為德江茶曰伯夷叔齊先正於一啜間取譬如此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學者而可但為飲食之人乎

○昔人傳楚文王好獵有獻鷹者神爽殊絕王為獵於雲夢置網雲布煙燒張天毛群羽族爭噬競搏此鷹軒

頸瞪目遠視霄漢無搏噬志王顧獻者汝得無欺余耶其人曰此鷹若但效於鬼雄臣豈敢獻俄而雲際一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竦翮而升轟若飛電湏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鷁也楚王乃厚賞之明錄何言者之無當如此鷹之材誠有異矣大鷁之鷁世不常出得此鷹者安得此物而嘗試之而楚王得證之於此而厚賞之耶夫士之懷奇負鉅不克遇者多矣此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枝成而無所用其巧所以發南華老人之深嘆也

○神木殿所苦大木皆永樂中肇建宮殿之贖物也其

最巨有樟扁頭者樟木其頭扁蓋當時穿之以施板也入者必觀焉扁頭呼之圍二丈長卧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以隱近年覆誌不特風雨震淋朽腐已侵半矣當時殿閣之用如扁頭類吾不知其幾或謂當時無扁頭類者因其大無對不用其然乎神木之稱或謂非常有之木朝廷所特採用故特云耳春按曾西聖祭作工部尚書河南宋公禮墓誌云永樂初議建帝京公承命取材得大木於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焉然則殿之得名豈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神木山神祠碑文云永樂四年工部尚書禮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府計庸萬夫力判除道路出之一

夕木忽自行達于坦途所經聲吼如雷巨石為開度越岩阻膚寸不損石工顧視譁踴蹀事聞廷臣稱賀上遣官致祭封其山為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月祭享以答神貺蓋其詳如此木生於山自萌蘖而拱把連抱不中阨於斧斤於於風雨克歷千數百年以待大用於盛世神之所以衛闕呵禁而致其力者固有在也一旦膺詔求而莫皇居靈應聿見於昭有赫是豈尋常耳目之所能測哉韓退之所謂山川之所鍾靈氣之所感乎尋之名材不能獨當者當復何如人材生世偶運應期神明堂梁法宮徽降之神信非偶爾而適然之數亦偶有弗合者木之斧斤風雨不獲于材顧者吾無論已幸見

揀於上稱神木如樟楠頭者宜六周矣而又不免置諸
散地有朽腐之患豈不可重為人材一太息耶
○黃帝素問岐伯有胎病得之在母腹時之說朱子言
學者氣質之病以程門謝游揚比諸師商之過不及因
言曾見一醫善用鍼者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
為難治氣質之病其胎病歟吾所貴乎學者變化氣質
而已固不當以胎病自諉

○黃帝醫書有官能之篇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
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博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
心審諦者可使行針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
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

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為重善傷者可使
按積抑痺各得其能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
師無名夫治一人之病必須博求所任然後有濟如此
天下之人則非一人天下之人之為病則有不止寒暑
燥濕風之所致者而古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乃能使無
一物不得其所功德塞兩間光華垂萬世其所以然者
又何道哉亦曰官能而已

○黃帝書謂爪苦手毒為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手
毒之語出此手毒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
五十日而死矣手茸者復生如故今人多不知

○醫和謂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扁鵲過趙

太子暴死鵠治之而得復生人曰扁鵲能生死人鵠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死者不可藥而生也猶亂國之治不可藥而息也鵠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鵠請除之左右私謂王曰除之未必已也君以告鵠鵠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上醫之通於醫國道固如是哉鵠嘗言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而漢郭玉又謂治貴人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人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

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有國者其毋使至於六不治而有四難庶乎其可治也

○古人以醫道通于治國呼甘草為國老蓋藥之性不同人之才亦異天下不可以一人治而疾亦有非獨藥可為者而甘草能和諸藥有國老之道焉國老之道使人各効其才而並用是之謂和若君子小人判乎其不相謀決不能使和也甘草於諸藥亦和其良者耳若其甚毒相反相惡決不能使和也今以甘草與耳遂同劑解不至殺人者在易之師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又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為戒深矣

○持術之人有照影而知吉凶又有聽形聲而知吉凶

者有治疾而多影又有撤病人所卧席藥之而得病瘥者舊傳似不可信然射工之氣蝮蝮之溺皆有所感吾安得深疑之天下事六都有未易解者類此

○史言華佗治病凡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便斷腸瀦洗縫腹膏摩四五日瘡愈一月之間皆平復後世或疑其不然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腹背腸胃既已破裂斷壞氣何由舍安有如是而復生者此理論也佗神於醫其所用藥豈無異常者乎陳壽與佗生世先後不相遠此其所記豈宜妄哉本草中載活鹿草事世有疑之者乎北史西域

傳悅般國真君九年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碎皆出血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嚙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後復常又無痕瘻時致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越人愛其術而厚遇之此豈非大異事周處學童雜志云回回國有藥名柙不虛者土人持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所不知至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食官活吏職過盈溢被人所訟則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然則佗之治瘻能割滌腸胃豈不自有此等藥邪世未可以耳目所不逮便轉相疑議也

○呂氏書齊王疾痛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
非怒王則疾不可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請曰苟
已王疾臣與毋以死爭之願先生勿忘也摯曰諾與太
子期將往不當者三王固已怒摯三不解履登牀問疾
王怒不與言摯肉出因辭以重怒王王吐而起疾乃遂
已王將烹摯太子與王左右急爭不得摯就烹三日夜
顏色不變執子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王使覆之乃死有是哉摯知王疾非怒不可活勢須怒
之怒則已不免而太子固以請則何不以所與言者相
約契而兩藏之以備王怒乎王怒而疾愈而怒弗釋將
烹摯而以是物者呈焉摯之烹可無爭而解矣摯與太

子智豈不知此摯烹三日夜不死而能言太子之所為
爭於王者既久矣人情不相遠也至於此當有悔矣怒
當止矣亦且當奇摯之不死而問之乃復用其覆之之
言而致其死乎然則無是事也傳者欲以神摯而不知
其誣也鉅志華佗傳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
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藥去留言罵之守果大
怒令人追殺佗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頓悲吐黑血數
升而愈是故文摯之術怒王以愈其疾則有之見烹三
日夜之事非實錄也

○春嘗續丘公群書鈔方因憶宋李暉九河公語錄云
暉嘗病既瘳請謂公曰子於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暉

對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
自愈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其君哀宗親問
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爾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
善為之三嘆焉復於紙尾識之此非方之總治諸疾而
最良者乎齊顧權傳有病邪者問權權問家有何書曰
有孝經權令取仲尼居置病者枕邊恭敬之病者遂瘥
後人問其故曰善攘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春為
之三嘆焉唐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義五十卷鄉有病者
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事見龍城錄柳子厚謂漸其
誠足尚也此獨非攘惡勝邪効歟夫書固移心治心之
具人有病尚當不自省邪然則療病舍藥物可也

○南史劉宋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
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瘤
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
之痿損氣之能使物如此今巫覡之家運神攝氣書符
呪水効召鬼神動陰陽自是一理宋洪邁夷堅志載溧
陽巫詠治骨體長巷村人王四食鵝遭噎三日不能下
飲食且死遣子持錢詣巫即於竈內取灰飾布地上炷
香焚紙錢誦呪召神結印次以蒿筒作小犁杖耕灰中
云骨甚深凡耕至一再筒中忽微有聲亟傾注水盪間
乃鵝起骨也巫所居距長巷四十里王氏子至家父已
平復半日矣其病之淺者一犁即愈戚氏云今陶吳鎮

有能此術者謂之耕刺大抵如洪所云但其巫先要親人某日食某物被鯁狀然後行法耕之既得骨仍以裹香紙一幅付親人使焚于家呪水一盂令被鯁者飲之計其時多是耕時痛稍輕飲水後全平復此蓋祝由之驗者揖氣運神須其親人則易為感通以見天地間焉往而非一氣之流行一心之運用也其術雖小可以喻大故著其事云

○陸氏舊聞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曰頰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恩禮遂渥江寧志蔡君謨嘗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

不正手為按之曰骨已正矣翌日李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夢頰驚馬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此蓋方術家幻惑人之事爾墨莊漫錄載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挾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懼而退東坡蓋有以識此矣

○宋臧丙舊名愚字仲回既孤常慕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益喜曰吉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而

丙竟四十餘而卒丙於禮不當改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二

餘冬序錄卷五十三

外篇第二十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易國學生仲方編輯

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物志稱嵇叔夜以為無此不信也續博物志云東方豎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傳態悉解異類音聲奇而訓與茂先辯矣春按諸子唇

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傳乃先儒妄說則是張茂先亦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云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之言與氣不相殊也此言足何與弟子夜坐有牛鳴門外

弟子曰黑牛也白在其蹄

豎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

頸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

布裹其角論衡廣漢翁儒棄

蹇馬之野而田間有牧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備謂其御曰彼馬自眇彼馬其御不信往視彼馬自果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上畜語者梁典廷尉沈僧照答曰向聞南山虎嘯知國至此能解獸語者益部者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

性貪行數里果有覆車粟桂陽先賢畫讚成子為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遠視信然魏志管輅在安德令劉長仁許聞雀鳴閣屋上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日在虞淵告者至矣到時告者果至輅又嘗至郭恩家聞飛鴉在梁頭鳴曰當有老公携醢酒來候主人雖喜當有人見血果有客如言而射鷄作食箭中女子血流驚怖地齊書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坐鵲鳴庭樹聞而墜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口舌事有喚必不得往及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稱隔馬脚初遂免難宋史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值庭鵲噪守

榮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及期李全以至柱斧為貢
此皆能解鳥語者史記素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
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為太史曉鳥語遠
史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延若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
若此類不一而足豈一皆妄說耶成子名武丁吾鄰人
神仙傳載其在長沙異人授以一書遂通天下鳥語
音然則古人於此蓋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
輩假之占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緯貽略和菟有鳥鳴書
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也蓋有著之書者矣不
當全不信也續齊書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
潞州太守西而問之度下有二雀啾啾而過太守曰
何謂也曰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時食之守使人

之果然又見廢馬仰首而嘶曰此何言曰
不可食時近清明時吏驅羊一十餘頭後
唐奚官劉三
動大寺門下
佛生然後就死
復能記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馬渴則望驛而嘶傷蹄
則連心痛此事又與東坡詩老驄笑官騎且顧前身作
馬通馬語謂此

○東方朔別傳武帝無坐未失前殿朔執戟殿階屈指
獨語上問之朔對曰殿後栢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
而鳴也帝使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
來鵲尾長何風則傾皆風則廢必向順風而立新雨生
枝涓枯枝澁是以知也此亦以人事推耳
○漢樊英及蘇巴先後嘔酒皆成郡太守信臣嘔酒

救南陽火郭憲爨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爨酒救幽州
火與吾擲成武丁爨酒救臨武火事凡六見矣

○北史魏紹言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
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
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
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遼史魏璘
以卜名世遼太宗得于汴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
以為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驄馬
當勝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火
雖正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既馳竟如璘之口二
事所論正同康節金短木長事皆是論理

○漢高祖過柏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柏人柏人者迫
於人也不宿而去後貫高事覺武帝微行至柏谷遂為
芒父所窘其得免幸爾後漢火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
卒唐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至埋懷村喜曰擒賊必
矣果然遼主德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亡宋吳璘與金
人戰大敗之于興州之殺金坪近且廣西馬參議珙與
郡司同姓某征徭至雒倒馬關首為賊所殺江西寧賊
反至安慶兵敗舟泊黃石磯問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
對江西人呼黃如王音賊嘆曰我固應失機於此已而
就擒

○羅隱荆巫篇云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頌聞於鄉

問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
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
死祈歲得饑里人念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
游其家其家無甚累爲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
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衣食廣大爲人祀誠不
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散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
聖而後愚蓋室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
况異於是若乎龍川畧志云李昊善篆符人有鬼者得
其符鬼自去來陳州陳述古官舍多鬼途不復安居昊
居其西堂鬼即爲止蘇轍問昊何以能爾昊曰述古多
敬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

又云成都道士蹇 履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火多驗
轍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制服百鬼其後鬼
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知此何等待耶拱辰不能答轍
曰此非有符以法救人而無求於人此則符也道士之
行法者必始於廉終於貪此長房所以失符而死也昊
之告轍與轍之告拱辰者二事一意大歸隱之列巫篇
意也春秋晉辛靈傳高惺家有鬼惺巫祝厭効而不能
絕要靈治之至門見符素甚多謂惺曰當以正止邪而
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
鬼恠即絕靈所救愈不取轍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往
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轍自名九草木之天傷於山林若

必起理之器物之類覆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淮
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成欲不失其情性
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
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甚多後乃娶妻
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瘡得失相
半焉荆巫蓋即幸靈事爾西京雜記東海人黃公少時
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
見於東海黃公以赤金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爲虎所食
夫人之操行改前歎類得悔之而况人鬼乎春旗兄指
揮餘舊爲人祈禱事多靈驗春嘗戒之曰兄何得與巫
覡競能兄生名家不宜爲官尊不宜爲兄固無所利也

何爲爲此族兄曰吾一念偶著於此不自禁也而能已
歲予起群疾庶幾所謂濟物者事吾固無所利也吾此
術受於陳道人云凡授此術者誓於神事後不得一毫
受賂謝也一受賂謝後無復靈驗矣春因其言求之他
巫亦然云然則此術不又有勝於今日衣冠中之所爲
者邪

○晉魏舒嘗謁野王主人妻夜產聞車馬之聲相問曰
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
公舒後十五歲請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口條桑爲客
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梁蕭雲少與高祖嘗同宿顧
嵩舍嵩嘗言于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謂帝

曰王當仰爲相以見歸後果然宋人記歐陽永叔慶曆
未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夫未舟尾有答者曰
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畢爲攜至五鼓岸上獵獵
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畢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
所得永叔異之後遊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某夜還
水陸有施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覺避風燭火衆恐
懼其時即歐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參知政事除
蔡州求返甚速豈其前知然耶東坡云嘗聞之於公予
昔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元珍夢與予同舟游江入一
廟中拜詔堂下予班元珍下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
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余貶夷陵令同

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固班元
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
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蓋私識其事也聞見錄文潞公少
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濱廟觀畫壁
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
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
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謁廟方
經營改造江中忽漲大木數千車蔭流而下盡取以爲
材廟成壯觀甲天下信乎事有前定而鬼神能窺其幾
也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
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

魯直南遷年已六十親故以爲憂魯直曰宜州者所為
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而魯直竟歿於
宜州誰謂鬼可盡信也

○宋丘濬精於易洞陰陽之變仁宗時嘗作詩云三聖
艱難平九有纜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
民窮士卒驕天玄日朗侔君道兩字端來三十春况是
人間瞻仰地無天無日有何因太陽日日無光彩陰雲
相侵甚可驚臣道心蒙君道蔽天垂鑒戒最分明太陰
度度臨南斗南斗當寅屬良宮月是大臣良是主何又
貪位竊天功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方畧情無聲今朝
正是求賢際又把科場引後生枉費民財脩郡學總言

聲譽此文翁其中只聚漂游輩教化根源恰似空他日
又朝執政云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勳便高遷金銀
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且以其詩多及
朝廷休咎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言有耶謬矣市斯人何罪大哉王言此仁宗之爲仁宗
歟仁宗在御號有道之世濬言已如此德謝於皇祐者
世事可勝恨哉

○隋煬帝開河記云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
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時已昏淫不以爲信及遣麻
叔謀開汴河至睢陽民獻金三千兩乞護此城叔謀受
之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留趙村連延而去

其後五百年趙藝祖果以歸德節度使起為天子與留
趙討言亦相符然則趙宋之興開河記已預言之矣宋
林子中野史載福寧殿石刻歲在申酉汴都不守事云
神宗以丁未即位再涉申酉無他不知其何祥也
今自後人求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金將兀朮犯東京
留守宗澤敗之是時不有澤守汴其陷矣秋七月澤卒
社克為代明年己酉克叛降金所謂汴都不守以此蓋
花甲一再周而其言竟驗子中不及見也此二事驗後
宋人皆未言者春故特著之以附昔人黃旗紫蓋青蓋
入洛之未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髯
琵琶上灸灸破便出不破即不出一云韃靼占卜每用
羊胛骨以鐵椎火錘之視其兆折以決大事遼東志畧
扶餘國有軍事則祭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為凶合者
為吉北戶錄邕之南有雞卵卜又云南方除夜及將發
船皆殺鷄擇骨為卜有取於周之瓦兆古法也小說雜書傳虎卜鳥卜紫姑
卜牛蹄卜鷄骨卜雖不疑不能決輒請巫師殺鷄籤其
地方夷羅一切大小腰骨穴斜疋多少以下言凶巫師曰大奚婆一曰朶芳
薄其法特神驗云

○東軒筆錄費孝先卦

影應者甚多士大夫無不作之

獨王平甫不喜曰占卜
問邪春聞今閩中九鯉
曉事後乃悟抑何用
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
廟間夢多奇驗然始皆不可
為也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
被傷者大司馬鈞陽馬
衛者因乞罷武事以備
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
部燬焉或問余此於占
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
下高世則謂其梓趙公
燭果延燒官民舍十
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
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參問守
盜賊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
臭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
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
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
一踏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
而云爾不意其亦

驗也

○春按洛陽聞人云郡治南昔有兩農而訟一石下府
者其云已耕而得之其一云出已田中知府令昇石
亦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屯者虞廷重為我
復興此為其時正乙亥知府南鄭虞廷重虞謂此必出
康節窩即安樂窩也因誌所得石虞倡民建康節祠此
事今附河海志然志載虞所建安樂窩記文鄭安所作
第云先生墓宅在金為九真觀元季燬於兵火景泰之
甲戌虞采為守明年誌得觀遺址於禾黍中得殘碑讀
之知康節墓曰夏居安處小窩者在此於是為先生祠未
嘗及石上十九字也豈其事與抑實有兩鄭特諱不

言耶余觀風之餘不暇究也

○相人術人皆以姑希子卿爲之而不然也黃帝書載古之用針艾者視人五態乃用之太陰少陰太陽少陽陰陽和平之人五態之人也其論此五人態度行性而各有不同焉則知醫實兼相而爲術皆出上古世之所業小道可觀未必非聖哲遺教之餘伎也近八柱某氏傳大素脉者其書托名黃帝本撰其書切脉而其人富貴貧賤之等壽夭福禍之期心脾之事親屬之所應皆可得而言之斯亦奇矣其言可信則唐舉許負之所傳者粗矣雖然此非吾之所當問也聖人樂天知命君子居易俟命吾知此而已或以書屬題因推相人術之子

所自言之世之工是術者當自知春醫實兼相之言爲不妄耳

○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則固然耶竊非子以爲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新辯溢於宰子世主之聽眩於仲尼苟悅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直謂仲尼爲具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矣此術士之鬼談妄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

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
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托諸身驗者言
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
誰為哉韓非王充之徒殆是癡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
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亦
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
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
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
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周之叔服漢之許負
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效驗之尤著者亦不
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荀子書非相篇云云而孔叢子載子順答魏安釐王
之言有曰聞諸孫卿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
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然則荀氏亦復自有
相法耶今暇偶觀麻衣石室賦爲書其後

○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不必皆仁越勾
踐長頸烏喙禹亦長頸烏喙而長頸烏喙不必皆不仁
也彼皮相者其足與論士乎

○晉叔向之子伯石始生向母曰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弗殺必滅若敖氏
矣祁盈之難臯許之師二氏殲焉君子嘗以爲疑食我
伯勞之惡足以滅族而其祖母何得於其始生之啼聲

而識之于文乃能懸斷於其筋骨未成之日此誠美理
劉宋文帝乘皇后之始生勅也自詳視之馳白帝此兒
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帝狼狽至殿
戶外子檢幔禁之乃止勅卒以元凶為天下戮然則袁
右之所見者又豈常情可臆測耶孟子性善之論荀子
非相之篇殆有不可藥焉者矣

○星命家推步人前程十二宮命官是數起處然星辰
明暗一以官祿為主就官祿二星而論又祿為主祿多
者富官多祿少雖貴亦貧昔張南軒論朱晦菴命判官
多祿少四字朱云其平生辭官文字甚多賢者於此蓋
聊借一笑耳星命之理有無春不暇究曾記談星而

多中者謂春官實勝祿余貧其不免乎今日有相者來
謂余極勝官其法自批鬚論之上為林下為官多鬚而
寡鬚者主富且壽春批鬚曰措大乃復有此劫命口上
毛子勿言默雷戲余余徐驗焉

○陳音戲賀德基以時游學京師於白馬寺前逢一婦
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
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
而去朱子嘗言李文靖公流一事與此類類文靖寓京
師時絕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
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久然後出舉詞而問
之文靖云亦是言某前程之類何足深信詰之乃曰諸

君曾見其面乎一而都是目殊可異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三

餘冬序錄園余卷之五十四

外篇第二十九

柳熟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群臣皆曰仁君也程黃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六侯怒程黃趨出次至任座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黃之言且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程黃纏論秦王與六期爭論不勝秦王怒中期徐行去人為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縣後二日司空段喬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

子高子高見喬自扶而上城曰美哉城此大功矣子有
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以罪戮者未之有也子
高出喬夜解其吏之囚者而出之戰國夫善救人者必
先解人之怒而示之以其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而自
行也若此者非大善救人者耶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
實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乃天下壯士非有大惡
不當誅而蚡盛毀夫所為橫恣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
短上使簿責嬰悉論灌夫支屬嬰棄市宣帝以益寬饒
怨謗下吏議鄭昌上書頌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
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
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

少與臣等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言上不聽寬饒自刎
北闕下謾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說彼
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說彼不
是我却以為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實嬰乃言
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
藜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吳張溫被斥還郡將軍駱
統表理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
辯卓礫冠群偉燁耀世世八未有及者論才可惜言罪
可恕孫權不納裴松之以為權既疾溫名盛而統方驟
言其美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吳此皆不善救
人者霍光以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

王平徐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言丞相素無守持而為好言於下至擅召中二千石其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故用事不可棄光於是不及千秋史臣謂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漢書曰伯恭
光怒丞相用事不可棄故光平格之唐穆宗時崔發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殿中中人誠大不恭
然其母年八十曰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釋其罪唐逢吉之言委曲正如延年救千秋若吳曾云止罵

所以助罵勅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只驗之矣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怒至登聞鼓院投進怒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怒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獄蓋竄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其激也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聖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

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殺陛下必為例神宗好名畏義豈可止之誠哉蘇軾以告諸思進言而救人者
○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拜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女之妹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侯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合於蔡又取蔡諸國不恨楚之取蔡而恨蔡之與楚謀息也宋君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覺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止不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

此則群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宋之群臣無不以殺鞅為當者曹魏王操常賦廩穀不足問計主者主者曰可以小劑量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當借汝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鮮乃取徇曰行小劑盜官殺斬之軍門操則欺矣主者固罪人也周武氏時魚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武氏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周興來俊臣並以辭吏事武氏或告興與丘神勣通謀令俊臣鞠之俊臣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取大甕納囚炭炙四周何事不承俊

陳乃案大甕火圍如與法因起謂興曰有狀推兄請入
甕與叩頭伏罪甕與甕保家與興自爲之尚奚怪乎唐
開元初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
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啜遣兵擊守
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
廣德初僕固懷恩敗歸朔方渾釋之將拒之其甥張詔
以其謀告懷恩殺釋之而收其軍既而曰釋之舅也彼
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頸而死昔
人爲將恐於杯羹而其君賞其功而疑其心由不仁也
遮弩與張詔之見殺豈不且哉朱全忠圖李克用於上
源克用縋城得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

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
彥洪而能鬼亦難咎於誤殺者矣南唐徐知詢與客周
处望嘗說知詢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歸必知詢從
之遣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察輸
款於知誥既歸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以廷望
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
廷望廷望處人兄弟之間反覆兩端固死道也宋齊丘
相唐後主後主以其多智明堂以專朝權命殷崇義草
詔暴齊丘事聽歸九華山鎮其第完場給食齊丘歎曰
吾嘗謀讓皇族於秦州官其及此乃縊而死嗚呼天道
好還神理難欺人生何苦要爲不仁不義以就人惡逆

事孰有惡而無報者乎古今書傳善惡報應之事甚多而春喜此數事回於反手機發特巧故合書之使覽者快焉勝國處士王紹文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藏護中雖一念不可妄發人能以此語存諸心庶幾所宅者厚而貞發也不薄矣

○楚公子比之亂靈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秦白起以怨望誅自言我何罪於天而至是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千萬人我詐而盡阮之是足以死嗚呼天道好還二人者稔惡至是雖悔何追蒙恬臨死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乃曰恬罪固當死里此其中不能無斷地脉用民力阿意興功其兄弟比之繼以惡終秦始皇二○漢嚴遵賣卜城郭市富報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足奉有餘冲曰吾有世金○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嘗有足今我少卜為示不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為我歎曰益我皆者指我利生

此臨洮屬之遼東城整萬餘恬之罪也太史公曰恬輕誅何乃罪地脉哉楚公子比而亡天道又有在矣

入羅冲勸其仕為具車馬夜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緣入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下床而錢自至尚餘數百塵日餘而子不足也冲大慚遵以名著殺我身竟不仕

郭云劉先生者居南縣
不蓋家下問之縣市從入丐
得錢則市盃酪歸盡則更
一富人賂以一袍劉欣謝
而去越數日見之故袍如
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
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
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
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
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
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
前既覽與之吾心方坦然
一舌幾為子累矣轎車使君平
而從冲之勸其為累不有
入於得袍者乎劉伯芻侍郎
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
必聞謳歌當爐劉召與萬
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
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

卒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麓不暇唱
渭城矣謂糖蓋萬錢之為累已如此世人幾賢於鬻餅
者能不以是而輟歌者有幾能為劉先生者幾人市間
尚有君平否乎冲家夜午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固
宜勞於鬻餅者矣蓋貨殖神生名殺身真有道其言哉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悛嘗宿客舍
產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奮後
為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人
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珠品呼
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估勢不在豐何為頓爾珍羞美
食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為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

進其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爾羞
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筋敲骨哽其喉而死彼笑
林所載漢世老人起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歛無厭而
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焉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于自
掌而出隨步輦威此至於外纜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
尋復屬云我傾家贖君慎勿他說與原化記天寶中相
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
州叟者二叟家鄴城富有財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膏
常食陳物以充腸莊宅尤廣客二白戶叟嘗
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饌頗盛叟問汝有錢財而衣
食過豐也此人云惟有本五千遂日食利但存其本不
望有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誤歸語其妻發倉庫
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為人所得
安破軍糧費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固無怪乎其然也
而世有名士大夫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焉
以司其子奪哉

○卜珣小通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羨如也奈何不免
兵厄珣曰吾大阨在四十一為卿將當受其耳吾亦未
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此珣
曰子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
卿將也後謝為劉惔軍將然死於晉陽而璞亦以公吏
為王敦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誰不知禍故不及避二
人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之數耶龍門之隱珣終不
出則持節比干之命自不相及璞夫身為敦參軍而後
為矯亮所害豈得不至其疑此豈徒使之也珣謂璞不為
公吏可免則被聽一召即行何也卿將公吏信有數耶
璞之言不能免也則何為甚營之躒身被髮雪乃設醮

尚營之而可免則所請不能免方其在殺身之禍二人知之而卒不免也術雖精何益而人復從而請其術不已或乎言儒之具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

○魏劉靈助賣卜於市所占屢中自謂方術堪能動眾又以命未有詠賦之兆遂自號無王六行甚為拉帝舉義兵及討賊自號無王不言以手折蓍葉之云此何知身是命靈惡頭自言已在彭城後遊京都逢詔城王命朱仲遠持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蓋惡頭時生不知避忌高答言大惡神遠怒其沮眾斬之吳遵世少學易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遂明占卜魏齊時以卜筮知名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周末預尉遲迥亂死焉隋唐

質大業初授太史令身有災異於指事面陳煬帝將往東都質諫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請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

○朝野僉載魏徵為僕射有二與事之長參時徵方寵二人憲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問之作書道由此老翁者遂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曰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其故嘆曰官職科曰天信不誣也餘政齋漫錄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三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

字藏於中曰先到者得奉給事中受拜恩封秘甚嚴先命乙誘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得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一事亦應相類如此然皆小說家所載意好事者爲之耳近觀金史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已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安知世事不有如此者乎官職總由人力皆屬言總由人者得之亦是天命所假非人力也况其異如此邪宋胡宿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俟時毋爲造物者所嗤上蔡語錄知命雖淺近也要信

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而工夫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開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金史宣宗聞溫敦太平卒謂宰相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邪章宗聞張萬公卒嘆曰朕迴將拜萬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操一世子奪之柄者蓋亦不能回入天命之所無以爲有矣

○南部新書李德裕三鎮遷改皆有異人爲言之唯投南荒未嘗先覺按紀異錄德裕好餌雉未有道士李終

南自云住羅浮來見出玉象金象贈之欲求勾漏瑩者
為餌及後南遷不反乃知象者南方之獸勾漏者朱崖
之室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言贊皇此行無還期
也則是亦有人為言之也

○唐楊牧少年廬山脩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
即有仙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焉有禍能從我學
道乎牧心在進取謝絕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時
地謗夫南荒之殛自其罪之所致也宋夏竦父為侍禁
時竦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子父止竦一子弗許道
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
為通判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

跨驢於市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孫公考竦行步隨
落固所不免然則湯與夏雖有其人之遇亦何救其平
生哉朝野僉載高顯舉進士時貧窶甚藉常光者待以
宗黨輒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沍報光成名
者絡繹而顯畧無音耗方擁爐愁歎忽有鳴梟來集壞
牖竹上顯逐而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
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顯已登第然則鵬止梟鳴果不
祥乎續遷客揮犀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
日其家眾妖競作牝鷄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
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
懼召巫治之特尚寒巫向爐坐有一貓卧其側家人謂

平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爲其人禍也

○陸子靜贈汪堅老云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壽夭福禍詳矣乃獨畧於智愚賢不肖口純粹清明則歸之富貴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爲餓夫仲尼羈旅絕糧於陳辛窮死於其家顏大冉疾又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闢年委瑣周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祿耽寵惡直醜正尸肆讒慝閔蒙爵謚以辱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

之清濁識盛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辯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畧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晦濁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盍爲我言之堅老蓋談命者也吳伯清作蕭佑字說云談命者蕭佑字順夫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多奇中吾戒之勿易其言也夫幹支之合有從牽經緯之離有淑慝而人生所值之不齊所以爲昏明粹駁之分也吾意天之命是人也得其明且粹者宜其貴富壽得其昏且駁者宜其賤貧夭而或不然何哉此吾所以戒之勿易其言也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孟

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然則斯命也佑之者天也順之者人也天也者不可知者也人也者不可不知者也諸所言者天乎人乎此吾所以戒之勿易其言也因書之爲字說以贈之伯清是說蓋即子靜之所疑者然則談命之術有中者乃何理乎純粹清明所以爲聖賢而不必於貴富壽福駁雜晦濁所以爲愚不肖而不必於賤貧夭禍明且粹者古人不免賤貧夭昏且駁者今人或以貴富壽乃是天之所命氣之所稟又有或厚或薄或高或下或長或短之不齊聖賢或稟之薄而愚不肖或當其厚故爾朱子嘗語門人云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夫子

雖得清明以爲聖而反貧賤便是稟得來有不足顏子又稟得短者所以又夭又云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頹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短者夭折此必然之理談命之術若能推到此則無有不中者矣

○夏后氏孔甲于東陽黃山天大風晦首孔甲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母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椽斫斫其足遂爲守門者漢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巨萬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誰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

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
免家屠人告通私出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
名一錢壽元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
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爲有觀於
二事世之離離者可以息妄求過觀之心矣

○後魏孫紹遠右將軍大中大夫引吏部郎中辛稚而
衆中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今
人推人生命術唐則有李虛中後之言命者又比虛中
詳矣宋人訛言軍校與趙帝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
有一人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小陞轉則軍校亦

概有譴訛此不知以何而取世蔡條纂談陰陽家流
窮五行之數術不得爲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跌
矣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教用聽中以爲信也先魯公
坐慶曆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勿
時言命者或不取之及逢時遇主而後操術者人人談
其格局之高足發賢者之一嘔爾大觀改元歲後丁亥
東都順天門有鄭氏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
適與魯公合其家大言極意無愛語且必貴人亦爲之
傾篋長則恣聽其所欲爲始年十有八嘗春末携妓從
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池晚自花中醉歸馬忽躍入波
中水浸而死文文山贈朱子南厚甲巳之年生月丙寅

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
二十而盡以七百一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
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
矣考天下盛時九州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
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未可量而
其所得四柱皆不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
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同者以耳目所
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
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
二十其中人生始以百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
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

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
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
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言凶壽夭
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
千或萬同時受氣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
者被斧斤者墜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
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此三命之所以推
有十有一雜之說也張端義貴耳集數十年來向時之
術行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
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時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
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三三皆貴人

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為事乎若者歎服天命關於氣運局於方向歲月日時之同不足以一察其言凶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四

餘冬序錄厲臯卷之五十五

外篇第三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斬裁之論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

有志於富貴者按晁氏客語中已有此語志

不志論也有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矣

○尹和靖嘗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朱夫子五歲誦

孝經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知此即不成人

○春少而剛福事後不能無媿和富書晉人衛玠情怒

理遣之言於所居屋壁以自省安得如身終身無喜怒

於色耶齊劉詩自少至長無喜愠色每於可競之地釋

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媿服宋范忠宣公
璘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
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
地位也或問呂光祿願設爲小人言奪何以處之曰上
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言何奪自無忿心下焉者且思
我何等人彼爲何人若復答他却是與此人等如此自
處忿心亦自消也春於是常默誦之堯夫之言乃人有
不及可以情恕之精義原明之言即非意相于可以理
遣之正疏也而今而後庶幾其寡媿悔乎

○古者重原世刻子之言著於左史魯仲稷輩善論
姓氏見稱于國宗派之傳族指之繁疎戚久近昭穆尊

甲之列罔不容無考此藉談不識其先而郭崇韜乃妄
哭他人之墓取或當世何如哉世之爲大家者譜故必
作然必要之有後而後可有據則實實則明明則可傳
無慮於繁而自列矣

○宋荀伯子爲臨川內史常自矜藉蔭之美謂王弘曰
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爾宣明之徒不足數也此齊
崔校以譜進自矜謂明少遐曰余每謂盧元明日天下
盛門唯我與余得崔趙李何爲者哉崔暹聞而銜之譜
之文衰絕後朝謂夫蔭藉豈可自矜有志之士聞人有
言亦當媿懼不暇矧欲矜銜且又以此取諸於人乎
○或問交道難易張范之義能通於幽明之間而蕭朱

之好不能保於始終之際子謂難邪易邪之抵世人契
以金蘭讒多且錦歷觀今古足透其情父子兄弟夫婦
之情人皆得聞之而况親非同生情異佳偶者邪所貴
在我人交躬自厚爾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
求交胡曾曾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
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
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
不饒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
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晷大若胡質者所全多矣
○朋友居五倫之一親非並生恩無預施聲跡不必遠
邇久近為異而等諸父子君臣兄弟夫婦間其重蓋如

此人豈有二本乎手足可別求室家可相瀆乎今之人
知不可也而朋友間乃不復加擇非金石而金石焉異
膠漆而膠漆焉易號同心禮稱合志者誰能辨之何今
之人之多友也韓退之有言平居許與何足信少臨利
害反眼不相識擠之而下石者皆是也遷史謂張耳陳
餘始居約時相然信為刎頸六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
勢利之交古人所羞吾觀今之人希不坐此者一臂之
好半面之契他日勢資事接而自託為平生之二天者
又往往而是也嗚呼朋友道絕久矣今之人不復知以
此責人雖谷風之詩不見於後世矣何怪乎今之人之
友之多也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死亦可以

許文特以親存不許耳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
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其友於其君之前謂君道友
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其友重如
此故論朋友之道者又曰患則死之死一而已友可多
得邪百朋面友世固不乏人也君子於此可苟焉而已
乎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
大人方願交權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
也魏張遼與其護軍伍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
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
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南伯身
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

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今之君子觀於此庶其免輕交
易絕之悔乎若魏傅嘏不父何鄧唐元敬弗狎房杜一
則避禍一則遠勢君子處止之道自合如此不假為友
道言也

○春嘗歎今之世友道喪也久矣夫人有同鄉者有同
事業者有同寓者有同役者有同遊行者其達則有同
舉者有同朝署者有同官者因時遷事或暫或久莫非
友道在焉外貌詳附不勝其膠漆者有之而其中每每
冰炭秦越嗟夫世之人幾何於此矣不必俟臨利害時
己有如韓退之之所論者矣故人情相友有厚有不厚
又當於別焉見之相與也深其情也厚其別有不容默

然者吾儕輩旅中道次所獲遇有一日之雅半面之識
皆不可謂非相友而情之所關微矣萍水鴻泥聚為適
聚別不以告不以送別亦不覺其所以別也故余嘗曰
今世之人其友道在其別於別得其厚而推其友道之
終始於今世之人庶幾其不失乎

○小德出入乃大德之累也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
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於虎老更事變遂能
為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孔門脩身
之法曰慎一日豈怕有人不點檢耶

○某生名華比行問字於予字以實之昔朱子門人來
辭有曰蓋卿者乞贈言先生曰吾所言多矣歸日宜着
實作工夫曰呂父者請教焉先生曰不在多言當從實
作工夫周謨寒泉之別請所以教先生曰議論只如此
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其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云
臨別所說務實曾致思否今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
在此處信州一士人來見先生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
務實二字實之行乎華求之朱子之書於言行上點檢
自有餘師吾無以贈子矣

○進理時人才無論矣消症如世界今何以異昔百官差
除曾無一久任者內之侍郎而下員外而上外之布政
而下知縣而上二三年間亦競者必顯擢恬退者亦左
遷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二八而已可也二三年有成今日

人才其皆孔子之徒歟張子曰在蜀嘗云只一个信五年方做得成此事誰當念之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種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合其田不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握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也

○慈溪王汝言曰德如方寸如圓安重方正德之象也流通敏達才之象也凡天下之物其方者必不足於流通其圓者必不足於安重故人之生也德勝者恒少才才勝者恒少德理氣之自然也惟聖人則方圓俱全才德兼備焉

○王嘗謂春曰天下者勢而已矣其勢之盛也如河之決雖賢智無所施其力及其勢之衰也如火之息雖庸愚得以收其功善觀天下者惟能知天下之勢斯可以成天下之務苟不能知其勢當其方盛欲強力而折之遇其將衰猶安常而守之皆不可以言智矣

○人有常言為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與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於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載吾以為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為害以為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為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

而言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雲南廣西在處土官割據蠻洞彼此讎殺貽患地方朝廷每下撫巡司府官員撫諭動經數歲不得停帖是雖夷性醜物亦撫之者多貪利之人以養威之如雲南木邦孟養廣西恩恩近日之事其酋明云司府官不過一狗乞與一犬骨頭便去矣今日緝紳遇骨於地不信然而等者幾人悲夫

○軒冕不足爲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不可

有市井之習

○乞水西江以救已涸之鰓假人越客以極已溺之子其勢不相及也

○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於智伯

○張湯之爲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爲子而有劉向之父許敬宗之爲祖而有許遠之孫韓億曹之爲孫而有韓琦之祖人之賢否不繫於世類於齊禹朱均已見之矣

○一友人不得志自詆云罵聲成風誰學爾此群怒浮謗如川事實源於小忤泣隅兮人不泣卬叫閶闔兮汝

徒自苦眼昏多淚盡內流以潤腹滿惡香存不如絨口而無語也

○呂氏春秋列精子曰孰可當而鏡其唯士乎人皆欲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此唐太宗所以有以人為鏡之說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耻躬之不逮也

○君子有行必有以異乎人所行有以異乎人人必愧乎其所行是故異人甚者人歸責焉愧人甚者人歸仇焉我責我仇何以自容於世是故君子動不如靜言不如默顯不如隱外之不如內也

○道在谷滿谷在院滿院在室滿室於堂滿堂猶不求之身而直寄于院谷堂室之間不足以知道與言矣

矣

○才之效用從古難之人曰非才之難其用才難也春

嘗借才於異代以地計者曰何地不生才以人評者曰

人各有其長也世豈不有材而晉用者有虞愚而秦

智者有優平趙孟不可乎嗟賢者有位至丞相授於治

郡而器堪社稷因於百里矣豈其人之非才才當其用

之難也用適其全之難也既

難於受完於應或殺於守或

難於受完於應或殺於守或

小稱當錘而期鉅者當畧小
才之難也孔子曰才難不
○易大傳言君子藏器於身
時未至有其器無所施時
遇者事也事之所成者功也
小功隨之然則卓犖瑰偉之
不待時而動其何以能動
用之弗盡者大而用之小
之大也成器在哉隨事之
時果有難易乎人患無其
不避難臣職也不過盤根
書稱知人情常其難之用
然守全才之難得也
待時而動者嘗為之注曰
至無其器不可為時之所
持有難易器應之事有大
士懷抱利器斷用于時而
不括出而有獲夫物固有
有盡用之弗逮者小而應
無小無大大則成大功焉
耳漢虞珣為朝歌長曰事
如節不別利器此吾立功時

也既到遂平縣境群賊以將畧聞遷武都太守擊羗破
之進拜司隸校尉勳業著于范史升卿非易之謂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者乎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地升卿緣此
於武都成大功焉然則有其器者亦必因事而後見爾
○宋司馬公告其君言臯陶稷契夔龍伯夷禹益在唐
虞之際皆守官終身不易今群臣才非八人比乃使
遍居八人之官三年數月輒易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
成不可得也厥後陳校書俊卿亦以是言告其君夫振
古得賢莫盛唐虞入之才性各有所能事功在人必得
久於其任然後能盡其所長而可以責其歲垂益之任
蓋周官六卿司空之任今工部尚書之職也禹為其二

益主山林與諸賢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世乃
久而弗易也帝世庶績咸熙豈非久任之効歟論者以
爲此數君子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亦未必能盡善
如此而況於後世哉董江都謂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
官者不免廉耻賀亂賢不肯渾淆自北朝魏崔典銓創
制唐裴作循資格以來誠有此弊然視溫公所謂銜奇
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朝廷或以衆
言賞之匪人得舉進者格制其不猶善乎

○人之所謂賢者謂有才也謂有德也國家之所爲求
賢者求有才也求有德也才與德在人無不見之其言
與其行者然士方未用時上之人隔於勢分不能一切

知之是故屬端有司試其言於科舉之場而占其行於
選任之途言可以知其才也亦可以知其德也行可以
觀其德之亦可以觀其才也行與以文字第高下而經
取其大子前列稱魁元選進士依甲第名次而臺諫
獨擢於不恒名要職此又在有司深所加意預以真才
與德而選焉考課之法歷自虞世漢宣帝嘗詔御史
察計簿疑其實言可授之我朝考課一本諸古官滿三年
乃一考與時稱善任內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
善其最自轉之御史按焉亦善其最自然後以歸吏部
稽其治狀爲之殿最則此又風憲之所當有事焉若然
則進士之選與爲魁元擢要職而適及考課際可無以

自表兒者邪

○國家無事然後下有藏富之民朝野皆安然後山林
得遂養高之士人有恒言曰君子世治則出世亂則隱
隱於亂世亦宜多試彼非才不德而藉陰資賄沈冥田
里以自奉者真何人也真何時也沈存中筆談石曼卿
居蔡河隣一豪家日聞歌鐘管絃家僮數十常往來曼卿
之門曼卿問豪爲何人求欲見之其人曰即若素未嘗
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言請學士能飲意似欲相見待
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往坐堂上久之方出
主人頭巾繫勳帶都不具衣冠相見無揖禮引入一
別館供帳赫然有二鬟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

紅牙牌十餘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一槃
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
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
作群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酒五
行群妓皆退主人入畧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
豪者之狀駭甚而奉養如此極可恠他日試使人通鄭
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
往還雖隣家亦不識其面也張芸叟南遷錄潯陽有孟
氏者世業漁門闌蕭然竹籬數椽孟生出見葛衫草履
容止語言與江上漁人無異就茅菴一啜左右皆漁器
腥穢逼人稍即廳事如富貴家頃間延至中堂棖題軒

楹皆以髹塗間之雕采器服粲然奪目至於酒味美哉
莫不旨嘉久之出妓女三四人皆百金之士服飾聲樂
所傳皆京師新聲使人終日恍然蓋任俠隱身而致富
者錢澹雜識少時見東坡言世有豪傑之士隱而不見
於世者吾鄉某君子世居眉山之中坡葬其先君時會
期日已過而墓碑未足謀於人皆曰往見此君則立可
辦但多游獵又所居山林曩絕試性圖之坡凡兩日始
得至其居候至日晏方見其從數騎歸乃少年也既通
謁少年易服出坐定問故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
具飯且宿于此當令如期辦所湏少頃數青衣跪進盤
飧皆今日所擊鮮也進酒數盃飯畢始從容對榻翌旦

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及下手破土至晚磚猶無
一口至者其以爲悔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
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歎事畢再往謁謝不得見送所
直亦不得遇宋蕙竹翁談藪樓叔韶初入太學與同寮
友厚善文語似船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君但息聲則
可借徒獲嚴諱出城買小舟延緣並聞將十里舍舟步
小坡道微行得精舍門徑絕小而松竹花竹楚楚然友
款予門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一僧進趨有
富貴家氣象揖客生款語一刻許起推西邊小口入華
堂三間窻几如試玩其皆奇巧臺點心素膳皆其
芳精好德臨命惟仰平湖當前百頃其外連山橫陂樓

觀森列之陽反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菱唱隱隱
在耳騁習文之僧取麈尾帚闌十數聲箴而小畫舫傍
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僧命
其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僅奴伎好
托行美人更起歌舞縵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
閣中卧具皆備曰姑憇此遂去夜醉大齋禱獨彷徨不
能寐將曉僧至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木透巧簾幙蔽
窺庭下奇葩盛開芬勃香馥小山叢竹並置愜富回思
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悟迨其食則器用張盛一新食品
加精獨二姬竟不出食眾出問由他徑絕湖而歸樓為
惘惘累日彼真何人也哉今其時有此人能復客於田

里而官府不得聞其姓名者乎孫公談圃滕達道錢醇
老孫草老孫巨源洽乎中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
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
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
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
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
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插
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者主人云此未
足佳願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時在諒閣中草老
辭之衆遂去草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其盛可
知彼時京師地上人蓋有如此不聞於人者宋史張惟

考襄陽人幹官鍾黃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趨
事赴功之秋惟考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黃
英羅致定帥宣接因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
將安歸乎惟考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
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
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路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考
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
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克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
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挈之不能而遠
物色之不可得此其人蓋必有以大過於人者矣今之
時誰謂無其人此

